

蘇日中立條約廢棄以後

毛起鵬

一 引言

在抗戰初期，一般觀察家，總以為日本的海軍是主張南進，而陸軍是主張北進，其實這是浮淺的看法。日本軍閥瘋狂地增擴海陸空軍的動機，和希特勒的整軍修武，大張撻伐，想要做到世界霸主，正復相同。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根本就是包括侵蘇的計劃在內，而且從歷史上去看，蘇日的相安，不過是在彼此無暇他顧之際，等到實力充足環境允許，就會由友為敵，而劍拔弩張的撕殺起來。遠如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和一九一九年的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直是在圖推翻蘇俄革命政權；近如九一八以後，彼此即常以對方，互為假想敵人，而日本在張鼓峯與諾曼罕之對蘇衝突，實為意存侵略，甘作挑釁之舉，專實俱在，毋庸諱言。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的蘇日中立條約，充其量，還是由於彼此各有所慮，而各有戰場，當然力之所在，也只能集中一方，於是有了西方戰爭，那只好不能再顧東方；有了南進發展，也決無餘力，再可北進，這是蘇日雙方，均欲避免兩面作戰，不得不適可而止的。

二 日蘇互守中立的理由究竟何在？

假使日本不先嘗到蘇軍在滿蒙邊境的銳鋒，日本不預備侵略荷，法、英、美在太平洋的領土，而實行南進計劃，早在張鼓峯事變之際，蘇日戰爭，就已開始。又假使德國不先攻蘇，而蘇也就不必要保障歐洲邊陲，事實上蘇聯已有全力，足以對日，更不必再締結有防禦性之中立條約出來。也正因為日本恐在未來侵略戰中，受到蘇聯與英美

的南北夾攻，或者是因為蘇聯恐在未來反侵略戰中，受到德日的東西夾擊，所以彼此在處境上，都願締結中立條約，而在內心上卻仍存着敵視的心理，彼此都很希望締約國之對方趨於失敗，以坐待本國盟邦的勝利。從日本立場言，如蘇聯勝利，就是德國的失敗，隨而蘇聯可以專力對日，從蘇聯立場言，如果是日本勝利，那就是蘇聯盟邦的失敗，更足以增加德日侵略凶勢，以延長納粹的壽命。反轉來說：日本敗，英美可以專力對德，促使納粹覆亡；蘇聯敗，德國可助日本會攻英美，其理至明。如果我們處在蘇聯立場，當然是不願擔負東西作戰的重擔，而且在軍事上，根本是有犯軍事大錯，也是不智之謀。

三 蘇聯對日中立與世界戰局有何影響？

何況蘇聯是盟國之一，蘇聯的一線勝利，就是整個戰場的勝利。假使整個戰場之上，而有蘇聯之東西受擊，在盟國當中，固不能從蘇聯手中獲得許多有利的幫助，而像今日的這樣使我們有着絕對的戰勝把握；同時我恐怕這個德日戰爭，也不會像今日這樣的可以急轉直下，德國的潰敗，至遲將不會超過今年夏季以前，而日本的覆亡，也不會超過歐戰結束以後一年，蘇聯傾其全力與德國作戰，其結果是使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的美國青年，免於對德作戰而遭死亡，並且又把戰爭的時間縮短了好多，這對英美兩國尤屬絕對有利。反過來說，如果蘇聯在對德作戰時，又須對日作戰，東西兼顧，力量分散，不但在歐洲戰場，難有勝利把握，英美為本身計，勢非更加倍努力，加倍犧牲不可；即在亞洲戰場，縱令盟軍尚能儘量幫助蘇聯保衛東方空軍基

123138

地，然而至少蘇聯遠東基地，已經失去不少軍路據點，已經削弱了蘇聯東西兩方的實力；所以蘇聯集中全力於反德戰爭，對於同盟的助力，以及對於其自身的利益，均較分散力量為佳。蘇聯處在這種情境與時機未成熟的期間，而毅然保持對日中立，我們當然應寄予同情。

四 既已中立爲什麼還要互相戒備？

不過時至今日，歐戰已面臨決定階段，德國的崩潰，已計日可數，而蘇聯對日的態度，亦日在轉變。蘇聯領袖史達林早在去年十月革命二十七週年紀念的演說中，就已指出了日本亦爲侵略國家，可見蘇聯的新仇舊恨，也並未因與日訂中立條約，而稍遺忘。過去日的俄戰爭，使俄國失去了庫頁島的南部，致日本北部的領土，由千島羣島以至朝鮮半島，就構成了一座日本內海，蘇聯便從此鎖在日本海前，而不能自由出入於太平洋上。不僅此也，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日本遂在我東北成立偽「滿洲國」，使海參威與濱海省，成爲戰略上最劣勢的形勢，這難道蘇聯不深知日本次一目標就是蘇聯嗎？照着日本侵蘇的計劃，因爲海參威是插進日本心臟的一支利劍，日本的各大城市，均在它的飛行半徑以內，所以首先爭奪海參威，以期消除其本身的空襲危險。次爲右翼，用海空軍輔助陸軍登陸，企圖一鼓直下；左翼是從滿洲里直衝赤塔，以截斷西伯利亞的鐵道；中路是由同江縣渡過黑龍江，以奪取蘇聯的伯利；再加上沿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各渡口的牽制攻擊，使蘇軍疲於奔命，這種侵蘇計劃，在遠東方面的威脅，當然要使蘇聯不可疏於防範的。蘇聯在海參威的潛艇和飛機羣，卻面對着日本本土；西伯利亞的加鋪雙軌鐵道，貝穆鐵道完成，以及烏蘭烏德等處的大鋼鐵廠之加班開工，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說明了蘇聯在戒備着，在準備着「予進攻者以打擊」。蘇日這樣秣馬厲兵，等到時機成熟，深信戰爭，一定發生。

五 最近蘇聯態度是在如何轉變？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蘇聯是最對日本了解的。惟在對德戰爭結束以後，如東方仍受日威脅，就是蘇聯再想如何和平建設，恢復國力，也無異癡人說夢。況爲蘇聯實際利益，一勞永逸計，蘇聯對日戰爭，確是無法避免，而隨時有一觸即發之勢的。不過這個時候已不是蘇德戰前的避戰時候，還會考慮到日本將有先發侵蘇之勢，而是蘇聯本身，已能轉趨採行積極行動之時，由於太平洋上盟軍的迭獲大勝，和由於蘇聯在歐戰的輝煌成就，蘇聯能於今春已使日本放棄了北庫頁島的油煤租借權，並在新漁約中將日人驅出若干漁區以外；又在報章雜誌上，大放厥詞，如「戰爭與工人階級」，如「紅星報」，連篇的記載出日本對俘虜暴行的文字，論斷前線失利，可能引起嚴重結果，且將遭受不名譽的失敗之啓示。這種對日態度的轉變，是蘇日可能發生戰爭，且不是日本擬於何時攻蘇，而是蘇聯將於何時用何種方式，以參加反日戰爭，已無容致疑。蘇日中立條約本至明年四月十三日期滿，照條約的規定，如有一方不在期滿前一年通知廢約，原約即繼續有效五年。現距條約的滿期，雖則還有一年，但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已在本年四月五日接見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告以一九四一年四月間蘇日訂立中立條約時，德國尚未侵蘇，日本也未對英美作戰，自後形勢變遷很大，德國侵蘇，日本則助桀爲虐，並和蘇聯盟友英美作戰，所以中立條件業已失其意義，不能續訂。就莫洛托夫先生面告佐藤的辭令看來，如其說是中立條約不續訂的一種預先通知，到不如視作廢棄此條約的一種明白表示爲了當。故今後蘇日關係有重大的轉變，實爲當然之事。

六 蘇聯對日參戰的可能性是怎樣？

也許有人提出兩個疑問：一個是認爲蘇聯對日，是暫取觀望態度，一個是蘇聯擊敗日本以後，足使世界仍有引起不安可能。關於前

者，以爲蘇聯在歐損失已大，爲休養生息起見，除非是以少數犧牲，即能獲得莫大利益，蘇聯或願參加反日戰爭。假使對德戰事，雖告結束，歐洲形勢，還是危機四伏；或者是日本的陸軍猶未瀕臨消滅邊際，若要蘇聯再多出力，那除非是美國又予以更多接濟，完全接受蘇聯要求，而蘇聯以有歐洲戰場前車之鑑，或將更持慎重。這個理由，實在不能算錯。可是事實勝於雄辯，如果蘇聯僅是去掉德國威脅，並未去掉日本威脅，試問蘇聯可以高枕無憂嗎？況爲本身永久利益計，愈早合力摧毀日本，必愈於蘇聯有利，是不但蘇聯將與英美一樣，對遠東和平，也有同等發言之權；同時也實足以使蘇聯可以迅速恢復戰後復興工作。今後之世界，和戰既不可分，而反侵略戰爭又是整個的，蘇聯要不要戰後和平建設，要不要英美之物資幫助，蘇聯之需要世界協助，也正如世界之需要蘇聯一樣，只有把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打成一片，只有仍以其「生死奮鬥」的精神，以與世界共甘苦，繼續合作至戰事結束以後，以共維世界繁榮，和平才能獲得；否則如蘇聯不肯對日參戰，那蘇聯在亞洲，在世界的地位就不免要大受影響，這在蘇聯當已深解，故對日參戰，定無疑問。至於後者，實由於對蘇認識不清，如在戰前或有可說；但在戰後情勢已變，蘇聯雖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黨治國家，可是在憲法上，已規定了直接的普選制度。只要十八歲的公民，除精神缺陷和褫奪法權者外，已不分所屬色種、民族、信仰、性別、教育程度、住居年數、社會出身、財產狀況及過去活動，均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這已是民主精神。更加實行經濟民主的結果，以使人人有工，人人爲國出力，保證「免於饑餓匱乏之虞」，生活水準較低有之，苦幹有之，不均現象，顯已消除，何況戰後蘇聯需要和平建設，補充國力，並需改善人民生活計，更非需有和平的國際環境，就不足以增進其所需的國際商務，藉以補償其戰事之重大損失。過去埋首苦幹的準備了三個五年計劃，始能贏得這次大戰的勝利，戰後要元氣恢復，還不是要同樣時間！

七 究竟蘇聯將在何時而用 何種方式參加對日戰爭

日本不在德軍深入蘇境之際，而乘機攻蘇，誠是此次大戰之中一大怪事；同樣的，也是蘇聯和英美盟國，最大慶幸之事。假使日本今日再攻蘇聯，由於蘇聯和英美軍力之增強，是日本必敗無疑，已是命中註定，不過蘇聯在歐戰場結束以後，究在何時，而用何種方式，參加對日作戰？這已有許多觀測。現在蘇聯不必等候中立條約滿期方對日作戰，固不待言。有人說是將在蘇聯在歐洲的安全，已獲切實保障之際。有人說是必待日本行將崩潰，而蘇聯又獲美國大量接濟之時。更有人說，僅由美軍在中國南部或者西南登陸，縱能在廣州、安南、越南、或海南島，獲得立足基地，如果中國內部不能團結有力，足與登陸美軍，並在其他各線，兼收反攻夾攻實效，是中國軍隊距離盟軍援助尚遠，何況中國戰場之大，亦正如歐陸戰場，有東北、華北、華南、華中各線；東北方面，即須蘇聯出兵爲助，倘中國內部尚未團結，對蘇邦交，又未更進一步，何足以合力禦侮，是蘇聯之出兵抗日，或尚繫於中國情形而定。凡此各種推論，不能不說是毫無理由。不過我們如果衡諸最近實情，這顯然已是過去事實。中國政府現非但已貫徹民主，容納各黨各派，力謀團結禦侮，且與蘇聯爲盟邦，力謀加強密切合作。加之，羅邱史三大巨頭在克里米亞所擬雅爾達計劃，將對日作最後的打擊，直至日本黷武主義完全摧毀爲止，當早獲有一致意見。是蘇聯對日參戰時機，已屆成熟，且可任蘇自由選擇，而成爲一種軍事秘密，我們儘可由未來事實佐證。至於說蘇聯將用何種方式參加，明眼人當會知道，一定是公開對日宣戰。歐洲戰事之結束，是由於英法蘇之密切合作；而遠東之重返和平狀態，當亦不能不出於所同盟國之密切協議。

八 結論

記得過去蘇聯對中國的贊助，有從日本手上逼還遼東半島，贊助過國民革命，首先取消過對華的不平等條約，現在又是首先援助我國抗日的盟國，而我國的對日抗戰，也牽制了日本不能分力攻蘇，藉為納粹聲援。夫兩國政制上幾皆是推行民主政治的黨治國家，處境更同，謀解放而反侵略亦同；戰時已能在軍事上合力抗戰，共過最大憂患

認 識 英 國

國

汪叔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失敗的最大原因，就是在於牠對當時英國作戰的決心與能力，俱作了過低的估計。這一次，一直到大戰爆發的前夜，一九三九年七月之間，德國外長里本特洛甫，還是一直在向希特拉進言，斷定英國絕對會於最後的一分鐘，突然向暴力的恐嚇屈服，而不至於應戰。甚至，在波蘭已經滅亡，法國已經被佔，整個歐洲大陸幾乎大半都在德國暴力支配之下的一九四一年，也還會出現了納粹巨頭第三位赫斯的飛英事件。

初期，堅執地認為英國不會應戰；後來，又以為英國是可以誘和的。這一點，就構成了希特勒這次整個大戰中最大的錯誤，最致命的錯誤。他的最終覆敗命運，毫無疑義的，已經種在了這裏。

到了今日，德國當早已認識自己估計的錯誤，而放棄對英單獨媾和的狂妄夢想了。不過，那構成德國錯誤估計的原因，那做爲牠對英國決心表示懷疑的最大根據，在這裏，卻是可以非常清楚地指陳出來。

依照日耳曼人機械的頭腦和推理，下面這個對英國的三段論法，毫無疑義的，可以成立：在一次大規模的世界戰爭裏，已經達到飽和

，難道回到戰後和平，在彼此均須補充國力的條件下，還不能在政治上亦趨相安，以共進於國際合作？戰後任何世界的一角，實在需要相當時期埋首建設；何況任何一國之優良制度，本無不可相互交換，以取長補短。我深信在戰後各國相競於建設期間，過去習見的隱憂，是決不致再有的。

點的大英帝國，絕對的，是「祇會有所失，而不會有所得。」（"Have everything to lose, nothing to gain"）。這是大前提。而所謂英國人也者，實際上，不過是一羣「店老板」（"Shop-Keeper"）的集合體而已。「店老板」們在驕傲的日耳曼民族眼光中，其唯一的能事，就在於孳孳爲利，會打算盤。這是小前提。因此，在一味打物質上利害得失算盤，及一定「祇有所失而無所得」的兩個前提之下，德國就達到了一個不可動搖的結論；英國絕對不會應戰；縱使應戰，也戰不到底。

過去不久，希特拉還在說，這次大戰僅有蘇聯勝或德國勝這兩個非此即彼的前途；而絕沒有第三個途徑。這，絕不是對德國民眾說的。當然更不是對蘇聯而發。他這句話的目的地，非常之明顯的，仍然是在大英帝國首都倫敦的唐寧街官邸。

誠然，英國這幾年來壯烈和英勇的作戰，實在是一樁了不起的非凡事業。不獨孳孳爲利的所謂「店老板」心理，萬不足以負起這個重任；即使德國軍閥們大言要加以消滅的所謂「假仁假義的英國紳士們」（"the hypocrite English gentlemen"），也絕不足以負起這個神聖的使命。

擎起歐洲正義的火炬，力挽納粹和法西斯殘暴狂瀾的，一方面，